

《生命伦理线》 2.4.2024

区结成医生 中文大学生命伦理学中心荣誉顾问

韩国医生抗争的伦理疑惑

韩国住院医师从 2 月开始以辞职罢工作激烈抗争，总统尹锡悦曾坚持不退让、不谈判。

本文截稿前，韩国「全国医科大学教授紧急对策委员会」宣布支持，16 间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们由 3 月 25 日开始提交辞呈，希望促使政府与医生对话，调整大幅扩充医学院招生名额的政令。这是一个不能善罢、病人受害的局面。

抗争起因是 2 月 6 日韩国保健福祉部径自公布《医学院入学名额扩大方案》，宣布从 2025 年 3 月的新学年开始，国内 40 所大学医学院招生上限也将从现行的每年 3058 人增至 5058 人，为期 5 年，即共计增加 1 万名医生。这触发医院实习医生和住院医师强烈反弹，集体辞职罢工，以为可以迫使政府收回成命。

韩国政府马上将医疗危机警报级别上调至最高级「严重」，宣称会以司法及行政手段惩处不复工的医生，包括未服兵役的医生会被实时征召入伍。3 月 1 日是死线，返回岗位的医生很少，韩国保健福祉部宣布违反政府复岗命令的医生会受到处分，至少吊销 3 个月医师执照，连带不能满足专业研修时间，取得专任医生资格的时间将推迟 1 年以上。政府并声言会以司法程序对付怠工医生。

是次对峙可以视为 2020 年医生团体抗争的下集。当年医生团体反对医学院学生增额和设立公立医学大学政策，大韩医师协会发起无期限总罢工，政府在新冠疫情压力下暂缓议案。

双方理据

住院医师是医院服务前线运作的主力，集体辞职和罢工使大量手术被取消，因服务停摆而失救的新闻也陆续出现，民情多支持政府。有分析说，韩国会于本月举行国会选举，尹锡悦总统所属政党国民力量在国会议席占少数，最大反对党共同民主党反而占国会过半数，掣肘施政。尹锡悦总统就任两年，民意支持度只得 36.2%。这次重手增加医生供应可以争取选票。2020 年时共同民主党文在寅政府推动医学生扩招失败，今次尹锡悦若能压服医生，可以彰显执政能力。（《星岛日报》2 月 26 日社论）

政治归政治，从医学伦理角度看，医生很难提出有力理据来支持这种程度的抗争，因为明显会危及病人。

问题是，今次全国八成住院医生参与集体辞职罢工，实习医生至专科医生的年龄差距接近 10 岁，难道整个世代的医生都欠缺医学伦理教育？皆自私自利？高级医生和教授都支持年轻医生的行动，也是不顾病人死活吗？

政府提出的理据容易明白。韩国 65 岁以上国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目前已达 19.1%，预计 2050 年 65 岁以上人口比率将超过四成，成为全世界国民平均年龄最老的国家之一。政府说，到了 2035 年，65 岁以上人口将比现在增加七成，估计导致国民住院总日数增多 45%，门诊需求增加 13%。此消彼长的是，韩国医生的平均年龄不断上升，年轻医师的比例持续减少，60 岁以上之资深医生数目却飙升。韩国医学院招生人数从千禧年至今都未曾增长过，若不果断行动，韩国医界将因为退休潮与医生高龄化而出现严重的人才缺口。

相比之下，医生团体抗争的理据就复杂得多。例如说，城乡医疗差距与个别专科医生不足问题，症结在于韩国的全民健康保险资源分配不均，城市与医学美容相关的专科医生收入高，乡郊普通科医生收入低，形成长期的城乡医疗差距。医院制度也畸型，全国有医生十多万，100 间医院的海量工作全落在工时超长薪酬低的一万多名住院医生身上。政府长期无视改善工作环境的要求，今次断然单方面大增供应，完全不予谈判议价余地，才会触发年轻医生史无前例愤怒大爆发。

难处是，即使前线医生面对诸般不公平，愤慨有合理原因，也很难说服公众，必须集体辞职抗争。

罢工合理吗？

道理属谁？现今 AI 对什么都能给出象样的解答，我请教入门级的 Claude-3-Sonnet，医生罢工有可能合理吗？它的回答像香港以前「通识科」，正反兼顾，持平分析。它说医生罢工是一个复杂的问题，涉及平衡多方的权利和利益，包括医生、患者和整个社会。支持医生罢工的论点有：一、其他谈判手段失败，罢工可能是最后手段；二、改善工作条件和解决医生的担忧，最终可以带来更好和更可持续的医疗系统；三、与其他劳工一样，医生有权进行集体谈判和劳资行动。

反对医生罢工的论点包括：一、对患者的潜在伤害，中断照顾可能导致并发症甚至生命损失；二、违反将患者利益放在首位的专业和道德义务；三、侵蚀公众对医疗行业和医疗系统的信任。

总结：罢工应该是最后手段。即使在某些情况下，罢工可能被认为是必

要和合理的行动，亦必须制定应急计划，确保提供必要的医疗服务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患者的影响。

生成式 AI 不能具体分析时事。在韩国医生抗争一事，政府之前完全不予谈判商讨空间，也许医生认为集体罢工已经是最后手段，但一下子去尽，明显没有顾及病人，亦没考虑对必要的医疗服务包括紧急服务的冲击，这是未充分思量医生对病人是有「受托责任」(Fiduciary duty)。

《信报》「生命伦理线」专栏 2024 年 4 月 2 日